

花柳病治療學

一 總論

葉勁秋編

花柳病者。爲梅毒、軟性下疳、淋病三者之總稱。花柳病學者。攷察三者之病理。研究三者之治療。以求化險爲夷之學也。

現世界學者。以顯微鏡研究花柳病之病原菌。凡三。(1.)梅毒。系螺旋菌。其形極細。狀若螺旋。兩端皆尖。一九〇五年爲希姚丁、霍夫孟、兩氏所發現。(2.)軟性下疳。系桿菌。形短而闊。兩端純圓。一八八九年爲裘克雷氏所發現。(3.)淋病。系雙球菌。比桿菌益短而廣。形圓而中央微凹。一八七九年爲尼塞爾所發現。三者病菌各不相同。有感染此菌後。而又感染彼菌者。無一人因一種菌而併發數種者。更無以一種藥丸、藥粉、或藥水。而能統治花柳病者。

當十五世紀之末。黴菌流行。蔓於全歐。病勢之猛。傳播之烈。從來未有。如此

者四十年。自此一逞。歐人甚爲恐怖。當時醫學知識淺薄。細菌學尚在萌芽。故對於花柳毒之原因。多屬臆測而不可憑信。略舉其說於左。以供參攷。

(一)花柳病爲淫蕩之結果。由天譴而起者。

(二)天氣不良。空氣不潔。或饑饉等。恆足發生本症。

(三)由種種疾病相結合。因發生本症。

我國向無此病。明末葡萄牙人始由印度傳入廣東。厥後自南而北。遂遍海內。吳人不識。呼爲廣瘡。當時一六三二年。醫家海寧陳司成嘗謂『嶺南之地。卑濕而暖。霜雪不加。蛇虫不蟄。諸凡汗穢蓄積於地。遇一陽來復。濕毒與瘴氣相蒸。物感之則黴爛。易毀人感之則瘡瘍易侵。』

日本之有黴毒。與我國同時。名醫本間玄調解黴瘡曰。『此病何以古少而今多。攷其病原。決在娼婦。古者妓寮少。故黴毒少。今也青樓多。故黴毒多。此自然之勢也。』黑佛鮑氏說。『梅瘡是藉文化最時髦的輸運。至各方的商品。到現時尙未曾被傳染的地方。祇有世界上幾處偏僻小地。如非洲和巴西的二個中部而已。』

無辜被毒的約有下列的四種人(1.)嬰孩從父母遺傳到的(2.)爲職業上之任務。如醫生僕役及乳母。屢與梅毒患者接觸因而被染者(3.)偶從杯、椅等日用器皿上所感染到者(4.)妻孥爲丈夫所傳染者。近有美國花柳調查會之統計。謂梅毒一症。自治游而得者。百分中佔六十。其不自知而得者。竟佔百分之四十五。

歐戰爲世界史中之大戰。傷之者甚衆。然以傷於花柳病者之數比較之。則知戰傷者之數。猶亞於花柳。莫籍之兵。在大戰中受傷者爲七十五萬人。在英國每年新染花柳者。竟達八十五萬人之數。花柳之害人。誠無出其右矣。而戰事乃歷數十年。或數百年而一見。兵凶戰危。舉世皆知。今傷人之事。更有甚於干戈。爲世所未察。奈何世之人。但知求免戰禍。而不事抵抗較大之禍害哉。據調查所得。患梅毒者。每五人中有一人。患淋病者。猶過於此數。我國雖無統計。其數諒亦可驚。

花柳毒的重要。所以必須討論者。因其結果不僅限於個人自身。非僅傳染及於對方的人。牠能遺傳於後嗣。而且減少生育力。而牠且能致男女於重

傷。以生產說。牠能使絕嗣或流產。或使生育的子女不能健壯。故花柳毒實爲使人種衰弱的一大原因也。

隱毒無有過於花柳病者。此疾不是如傷寒等病。凡病傷寒者。如身體健壯。卽不受治。亦能自愈。而愈後杳無蹂躪之遺跡。至於梅毒之爲患甚烈。牠侵入體內。日漸日深。時作新的表現。體內無一部份能安者。牠的隱毒有這般的劇烈。雖外表得因久治而似告愈。但其內毒能否消滅。則無人能敢判定。法國福爾尼博士謂：「梅毒之愈。如人之安眠。然人眠必醒。梅毒愈後必發。易言之。卽梅毒永無治愈之日。」

梅毒能使各部組織的機能。尤其在腦部與神經系統變成衰弱與反常。病者自身與其後裔均然。據研究此病的名家摩脫所說：「梅毒之影響於胸及神經系統者。蓋有四種。(1.)因受毒而血虛。因而損及營養。(2.)腦組織與腦膜上引起紅腫炎症。(3.)動脈羸弱。因而發生腦衰。麻痺症和瘋病。(4.)成脊髓病的主因。」

現在許多國中有了一種輿論。乃贊成男女於花柳知識上接受同等的教

導。德國弗拉西說：『女學生須教以性病危險的知識。』法國亞克羅克稱：『女子必須要教以此種知識。單藉醫生治療女子常苦於不知其源。現在必須女子自己獲有此種知識。以保守其自己的安樂。』美國提安說：『知識即康健。在精神與肉體。女子與男子相同。都有得到性知識的必要。』實施性的教育之地方。推一九〇四年德國紐龍倍耳克市爲最早。其市有學校衛生會議。專討論青年性的問題。其次爲一九〇七年馬哈市。有性衛生會議。當時德國教育總長出席演說。其辭曰：『生殖器病最爲人類之大敵。而多蔓延於中等以上之學生。今後理科、醫科、哲學科諸教員。宜對於學生不時演解其危險與預防。且導之趨道德的方面。俾自悟色欲之可怕。』該會討論之結果。須先明瞭生物學、心理學、人類學、社會學等種種關係。而後說明色欲之關係。始有良效。我邦教育家大可取以爲法也。

花柳病不但人種美的發育底仇敵。而其淫威所及。且得阻礙我們性關係的完滿。到了現在一般入方才明白。應以光明痛快的方法來打倒他這疾病。攻倒花柳病的堡壘。約有三種方法。